

本色习性

凸 凹/文

故乡的物事已写了不少，也发表了不少，自然就会产生一些影响。有朋友见到我说：“你笔下的山里风景是极有趣的，但人写得都有些不寻常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点怪，怎么会是那样的性情呢？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脸上自然是氤着一丝怀疑。

朋友是平原人，自然就怪不得他。但朋友的话却给了我一个启示：是该给故乡人的习性单写一篇文字的时候了。有了这个交代，我相信，朋友就会有不疑的理解。

首先，是故乡人有自己极个性的尊崇：水，则尊崇养育自己的那条浅河（见拙作《喊河》）；草，则尊崇美而刺人的草神——荨麻（见拙作《荨麻》）；人，则尊崇怀有绝技的人——我家是猎户，祖上套得住狡猾如人的雪狐，追得上野跑如风的山獐，自然就受尊崇。

而父亲对祖上依仗超人的猎技，滥捕善良的小生灵以示夸炫的做法，是感到厌恶的，就不愿去承继他们的衣钵。虽然也擅猎，但他更看重犁田。犁田是个极平常的活计，但父亲却弄出了顶凌下犁，使冻土如酥的奇迹，也成了受人尊崇的人。母需自谦，到了我这里，也是被村里尊崇的“人物”，因为我竟靠啃山里普遍被认为无用的书本而啃到山外的大世界去了。出山时，村人竟如贵人嫁女，擂牛皮老鼓，抬迎新喜轿，把我“供”出村口。

山里敬能人而不敬官人，至今仍古风流长。但山里太喜欢搞尊崇，在一群无甚技艺无甚机巧的人中，也要以桦子里拔将军的方式，树一个尊崇的对象。比如比一比膂力，气力大的那一个，就被人尊崇了。与痴愚的尊崇相因果的，是村里人怕横的，这横，自然是凶、野的那层意思。对于横的，人们心里虽然不尊崇他，但也不招惹他，且在面上对其给予佯装的恭敬。不完全是怕他，而是村里人息事宁人的根性使然。但人们对这些横人，也有自己的心理法则：做事莫太过，得理得让人，做得太过的人，是不可爱的。

横在山里是一种个别，而拧，则具有普遍意义，几乎每个村里人，都是有三分拧的。这是与山里的偏僻闭塞相伴而生的东西。山里人的生存空间极有限，视野也极窄，人和物皆烂熟，且生存受不到外来的威胁；而生命中那些潜在的抵抗和竞争的意识时时让人不安分，就不满足于生活的平顺，总想在温和中找出一些生冷，在秩序中弄出一些忤逆。所以，在村里的家庭生活中，常出现“让你上东你上西，让你摘东你摘梨”的个性局面，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。

暑天的晚上，老叔要到屋脊上去纳凉。祖母善意地劝他：“别贪凉啊，睡着了会跌下来。”老叔白了祖母一眼：“哪



林风眠《舞》

儿那么多事！”就决然地睡到房上去。果然于梦中跌下房来，把门牙听跌落了四颗。祖母就说：“我说什么来着！我说什么来着！”老叔就着恼相加，重又回到房上去：“我就睡，跌死了你也别管！”

所以，遇到山里人发拧的时候，最好是什么也不要说，说了，倒适得其反。

山里人拧的实质，是怕别人忽略自己的存在。其实，怎么也是被山外忽略了，再被自己忽略一次又何妨呢？整体都被忽略了，个体的所谓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，我对那时还依然生活在故乡的两个弟弟说：要拧，就拧到山外去！

山里人是极勤勉的，这在我的《回忆小亚》中有过记述。小苗出来了，遇到大旱，地皮干得要冒烟，收成几无望。但山里人却要猫下腰去，任毒日头烧那两瘦瘦臀尖，执着地做那三遍榜：一遍、二遍、三遍……收不收在老天，榜不榜在人；许老天作贱，不许人下贱。秋景到了，也许仍是收了几颗瘪谷，人们并不一味地哀叹，麻胀的脸上竟也有几分安然：“我们已经很人了。”很人了——在精神上，就是山里人的自尊、自立的粮食。

而山里人的懒也是极出名的，看一看冬日和早春的村里街景，你就会什么也不说。街的矮墙下，或干草旁，三三两两抽烟的汉子，倚在墙皮斑驳的矮墙上，双眼紧闭着，衔着那一柄浑黑的老烟斗。他很久才吸上一口，唇缝里也只出极细的两缕烟线，三摆两摆那线就断了——那烟吸得有一搭无一搭。冬日里好天气极名贵，甩了那一双张嘴的老山鞋，打一打赤脚是自然的。那一双双赤脚极黑，趾缝间竟夹着几颗草籽；寻食的鸡婆捱过，小心地啄那趾间的物质，汉子听任着，任痛痒于心尖上暗磨擦。

懒！知趣的人不要惊动这一番境界，他们不要多想心思，也不要多看几眼闲景。

说山里人的习性，就不能不说男女的事。

对山里的女子，若长得美，路人尽管专注地看，目光之躲闪是不必要的。若想夸几句，就尽管夸几句；人家只是乜乜地笑，不谢不恼。在山里人观念中，美不美是女子的事，夸不夸是你的事，皆是自然的事。

但丈夫却不能在人前夸自己的妻，若一味夸下去，老

人便说轻浮，同龄人便说下作。于是，再美的妻，聪明的丈夫也是不夸一夸的。然而，待到只有夫妻的世界了，就是另一番情景。

我的堂兄从唐山带回来一个姑娘，姑娘的眉眼儿长得极俏，皮肤也极白，坐在那儿，便如一尊玉或一枝带露的兰。

这样的美人儿给如何的好字眼，都不为过啊！会说好话儿的人，就都把好话儿对姑娘说了，没说好话儿的，就只剩下堂兄了。

“这怎么成呢？”一群后生便不甘心，“成亲那天，一定要好好地听一听房。”后生们就为这样一个念头兴奋着。

堂兄成亲那天，后生们便去听房。午夜前，灯亮着，屋里的耳朵是惊警的，后生们当然什么也听不到。突然就下了一场夜雨，雨很大，枝上的叶子竟被敲掉了一片、两片、三片……屋里的灯就放心地熄了，但屋外，那被夜雨浇透了的几双耳朵，却一下子惊警了。

“哎哟娘，你怎恁好看呢！”

“怎么个好看法？”一个羞怯的软声。

“好看得要死！好看得要死！好看得像麻老爷的轿！”

屋外那一丛被压抑的笑，便陡地茁壮起来，把雨后的天，刺得响晴若洗。

麻老爷是村里的地主，出入一方轿。那轿身极小巧，围腰的檀木被磨出花纹儿光亮着；而轿篷是滑软的缎，轿帘坠着两块如脂的玉……这样的轿，甭说是坐，即便是看，凡人也不敢多看一眼啊！山里的汉子便说：“来日，咱若能制上这么一方轿，死也值了！”

土改时，众人都觊觎这方轿，就谁也得不到它，便砸之。但记忆却刻在汉子们的心的深处，在汉子们有限的阅历中，什么美能美得过这方轿呢？

于是，任何习性都源于脚下这块土地。若要改变人的习性，首要的条件，便是要改造脚下这块土地。

作为山里人，带着这样的习性走到山外，生活就多了几重艰难。也想学得斯文些学得入流些，但一到关口，便将根性显现，凭空叫人嘲：到底是山里人啊。

虽然有些恼，但对自己的出身，却从无一丝毫怨。到后来，自己竟给自己开脱了，为什么非要刻意改变自己？粗犷豪放、顺其自然才好。

也许，这也是山里人的一种习性吧。（凸凹，作家，现居北京）

世间唯有秋风度

田 林/文

热河城的季节变幻里，夏秋几乎没有过渡期，昨天草木绿得还单纯，一夜清霜已是色彩斑斓如同一幅画。秋日里虫鸣乘风而起，只要你用心去倾听，避暑山庄老城墙，胡同院落石缝间，一根枝条一处叶脉上，皆有着各异性情在里边：蟋蟀的叫声清脆短促，像是某种器乐不厌其烦地在弹奏；蝈蝈倍显张扬胆子大，生猛却透着粗犷老道的韧性在里边；“滴滴溜溜”油葫芦，则如个漫不经心缠绵女人在吟唱。那年我在一方草丛间，曾听一丝“嚓嚓”声，仔细寻找竟然是只“草乖子”，透明的肢体不完全融到了绿色里，令人惊异的，是那种鸣叫小心翼翼极其微弱，又是以薄翼与腿的摩擦生出来……草木一秋时光短，众生万物皆化境，只是虫们狂欢急切里，期待的却也永远是爱情。

热河城天高云淡北雁南归，碧空之下渐入佳境，虫的鸣叫更有某些暗示在里边，否则火神庙街的俊男靓女们，也绝不会个个生动得如此光彩照人。热河城又因街肆沿袭北京城，胡同繁多名字也响亮：上乘轿、二郎庙、蒙古寨、耳朵眼儿、太医院……紧密相连索性叫它一二三四五六条。窄巷阡陌接墙勾瓦，爱情的衍生充其量也不过胡同口，女孩子要么额头拉出小刘海儿，要么扎了鲜光蝴蝶结，目光里尽管毫无确定性，巧笑倩兮却是生出多少妩媚与诱惑。传闻里总该有些“桃花”才好看，重要的是当初我们太医院胡同，两个男孩明与亮，同时爱上了米兰那女孩，就在秋风吹拂里，我不仅知道明已无可救药地成为旁观者，也只能眼见身材高大一个亮，非常自信地现于米兰含苞待放的春光里。米兰为什么会抢眼？米兰蕙心丽质天生一朵玫瑰花，米兰自有祖上贵族太医大气象，否则她也不会青瓦高高住在最朝阳的院子里。但米兰不屑胡同口，面对鸟合之众闲散人等，从来一副面色高冷孤品超然，即便见了哪一个，无非只是低头走过去，但身后弥漫的却是中草药的香。我们当然也懂得，药香出自自父亲“黑乌鸦”，这鸟即便曾大庭广众游街示众，同样不可小觑的，只那一袭黑衣挂身，坦然自若高高瘦瘦，已足可令人生出几分敬畏感。

按照昆虫学所言，雌性对爱的辨别，本能里会以鸣叫或气息而选择，如出一辙的是男人，异性魅力也会来自智慧与力量。如果比较胡同俩男孩，亮的自便是声音洪亮帅蝈蝈，看去弱不禁风那个明，充其量不堪一击小蟋蟀。我们必须承认亮，他的英雄情结以及平日塑造的偶像感，已成为我们粉丝般的精神支撑，仅亮就一副骨架好身材，仅凭每天避暑山庄练拳脚，哪个娃患有了外街欺，挺身而上从来都是亮。惯常说“一旋儿横，两旋儿宁，三旋儿打架不要命”，就冲亮哥威风凛凛三个旋儿，我们也该为其美丽的爱情大张旗鼓去鸣叫。那时亮会耐心等在压水井，一旦闪光的胳膊拎起满满两桶水，竟会以雄鹰展翅姿态健步如飞，然后“哗啦啦啦”倒进米兰家的水缸里。是的并无重大事件在发生，但亮哥每天始终如一虔诚的水，已然皇天作证爱情究竟有多执着，由此所有目光也早认定，这便是太医院胡同天造地设一对了。

我们背地叫明小蟋蟀，其劣势不仅个子矮，且很少与谁去说话，即便站在胡同口，只会与你“嗯”一声或“啊”一声，时间久了身边仿佛从无这个人。众人皆知了自家历史也有说法，奶奶曾是国民党军官姨太太，热河解放再嫁印刷工人马云生，这老头曲背弓

腰，喉咙整日“咕咕噜噜”胡乱响，却是满腹经纶四书五经一个人。而明青春萌动小心脏，即便如五味杂陈撒了胡椒粉，却也每天皱紧眉头吹笛子，他吹《小放牛》《鹧鸪飞》，吹《草原之夜》《月亮湖》，一场角力不动声色里，谁又懂得笛声里的爱，我们期待的是亮哥，迟早会将米兰金枝玉叶娶回家。几个老人则会倚在墙根说：秋天虫子又叫啦，小兔崽子瞎胡闹，却也懂了男女异性相吸呢！

青春的步伐看似颇缓慢，实则飞逝如梭。我并未能等待想象中的婚礼，伴随塞外第一场雪如期而至，很快随了父母下放内蒙古。昭乌达盟并非想象的诗与远方，风吹草低也没现出牛羊更多的悠闲与自在，这地方不仅人烟稀少交通迟滞，漫长的时空转换里，也使得渐行渐远的记忆慢慢会撕开。再待多年后重回热河城，曾经胡同已被大片楼群所替代，无奈的是当初一匹马，跑出再远也难以忘记拴马桩，甚至一种声音气味及至偶然相遇，均可将人带回真实的过去时。那天遇见民子问起老话题，意外的是民子即刻眉飞色舞告诉我：你让我如何讲，当年米兰也太奇怪，怎就一头钻进明的家，每天看他“噗噗”吹笛子。如今俩人孙子已是齐腰高……故事本身天然具足，无常的事物没人懂得为什么，想必一个女孩子，当初面对力量与笛声，轻重里也定有着自己心仪在里边。更无须替亮去担忧，你只该相信玄机潜藏日子里，它也必须以大慈大悲给人以福祉。

人在秋季游荡里，为何总会心思多？黄叶遮面我又开始怀念眼前城市了。虫的鸣叫已然弱下去，我随心所欲看新起的楼房，看枝头昂扬伸向天际的树，看蓝天拖曳云丝飘来又散去，挡不住的却是远处劲爆音乐声。底层人反而更快乐，广场舞动的是些老年人，岁月尽管真诚地写在脸上，表情如花闪烁的却是时尚优雅又从容。距离拉开的是光阴，一时也由不得你心不动——眼前领舞是米兰吗？她也一定是米兰。而今的米兰银霜清瘦舞步横跨青春里，走过的已是一个时代年轮与禁锢，只是这翻飞跃起舞步里，已变得心无旁骛云淡风轻吧？果然也辨出明与亮，众里鹤立鸡群依然是亮，一时底片依稀黑白，无论时光如何去复制，命运的魔方又有多少故事在里边。及待头顶一群白鸽响着哨音飞过去，热河城已浸入一派无边辉煌里，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！舞乐尽收人散去，又见米兰扯开嗓子喊：“亮啊亮，赶紧回家吧……”转身又喊明：“明明明，快快把菜买回去……”

悠长的呼喊宛若巷子母亲那一声，只是这年龄怎还唤小名儿？她就该喊他孙宏喊马开明！再见三个发小同一方向走，令人心动的是背影，岁月如歌容颜改，明已绝当初柔弱与羞涩，风度翩翩透着一些素朴在里边。亮的从前一张英雄脸，虽皱褶粗犷现出憔悴来，骨子里却也依然不失阳刚气，只是后脑勺那三个旋儿，白发掩映早已化进匆匆日子里。记得民曾说，亮这女人命里苦，已是多年卧床不起一个人，也亏了米兰与明相扶持，事迹已经上了“热河好人网”。一时四围变得静谧又安详，洁白又纯真，想象里又是怎样一份同舟共济在里边。

人生易老天难老，历尽千帆归，依旧是少年。秋季是所有生灵天，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，虫们不知疲倦如年反复的鸣叫里，多少人已于流光疏影里走散，悉心再看三个人，这也便是所谓青梅竹马吧。（田林，作家，现居承德）